

世界文豪书系

海涅全集

HAINIE QUAN JI

5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inrich Heine

海涅全集

第五卷

散文作品

章国锋 胡其鼎 主编

章国锋 译



海因里希·海涅，约1825年。



格廷根大学。



格廷根大学授予海涅的学位证书。



伊尔赛山岩。



大诗人歌德。



出版家科塔。

导 读

章国锋

早在大学学习期间，海涅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展示出他的创作才华。从1822起，他陆续写作并发表了不少诗歌，两部悲剧（《阿尔曼索尔》和《威廉·拉特克利夫》）以及《论波兰》等散文作品，从而开始在德国和欧洲文坛崭露头角。

在大学学业完成前后的几年里，海涅广泛游览了国内许多名城和风景胜地，并先后去波兰、英国、意大利等国旅行。这些旅游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使他陆续写出了大量游记作品。他把这些作品编辑为四卷本的《游记》出版，它们分别问世于1824年至1830年间。本全集则将海涅的游记编辑为两卷，即第五卷和第六卷。第五卷包括《哈尔茨山游记》、《北海》、《思想·勒格朗书》和《英吉利片断》，第六卷收入海涅去意大利旅行后所写的三部长篇游记作品，即《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卢卡浴场》和《卢卡城》。

海涅的游记创造了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将诗与散文，将政论、抒情和讽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具有独特的魅力，对后世的游记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他们竞相模仿的榜样。正如他自己1854年在《游记》法文版第二版序言中所写的，他与这些游记，意在“把德国的精神从昏睡中唤醒，给生活和文学注入一针兴奋剂，从而结束长久以来的麻木不仁的状态。它们的语言亦带有反常规、反俗套、反对学院派的迂腐、反对市

俗陋习的全部特征，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成了一种思维和写作方式的范型。只是在数年后，在作者将这些思维和写作方式发展成成熟时，所谓的青年德意志派才真正产生……”

1824年底，海涅徒步漫游德国中部的哈尔茨山区后，写下了《哈尔茨山游记》。在这部作品中，现实与梦境、回忆与联想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在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中插入了对时弊的针砭，诗句的情感抒发包含辛辣的讽刺，清新的笔调中流露出对祖国山川和人民的热爱，看似轻松诙谐的文字中包含着对德国封建统治者的专横、愚蠢的愤怒，对现实的不满和忧虑，以及对民主与自由的向往。

《思想·格勒朗书》是海涅的游记中，甚至全部创作中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应当说，称它为“游记”甚为勉强，其中包含了许多作者“自传”成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探索”，其中童年的回忆、因失恋而引起的哀伤、对拿破仑的崇拜和赞扬、社会批判和政治讽刺、对文学问题的评论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文笔优美、流畅，不失为德国乃至世界散文宝库中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

《北海》的第一和第二篇收入了海涅《还乡集》中部分以大海为题材的诗歌。后世的评论家认为，这些诗篇开创了一个以海为题材的新的诗歌品种。其中，作者对古老的神话、童话和民间传说进行诗意的加工，并融入自身的经历、想像、体验和情感，使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和魅力。第三篇是海涅1826年夏天到北海一个名为诺德奈的小岛上度假时写的散文游记，除了描写海岛风光，还对当地居民贫困、悲惨的生活作了报道，对德国黑暗的封建统治进行了有力的嘲讽和抨击。

1827年4月，海涅动身前往英国旅行。由于他的作品（特别是《哈尔茨山游记》）在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德国当局的注意，遭到书报检查官的刁难。这些作品不但发表时被肆意删节，而且遭到禁止，他本人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和谩骂。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次旅行称之为“逃亡”。

《英吉利片断》正是在这次“逃亡”中写下的。文中，海涅以独特的视角，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人民的生活处境作了描述，对当时的欧洲局势进行了分析，在此文的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称自由为“新时代的宗教”，相信封建势力复辟时期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局终将发生变化。

第五卷目录

导读 / 1

哈尔茨山游记 (1824) / 1

北海 (1825—1826) / 6 9

思想·勒格朗书 (1826) / 16 3

英吉利片断 (1830) / 2 4 5

哈尔茨山游记

(1824)

G. Hein. Dr. Fur.

没有什么持久的，除了变化；没有什么长存的，除了死亡。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在我们身上都留下一道创伤，如果没有诗的艺术，生命将是一次永远的流血。它给予我们以自然所拒绝给予的东西：一个永不锈蚀的黄金时代，一个永不凋零的春天，明朗的幸福和永恒的青春。

——伯尔纳^①

① 伯尔纳（1786—1837），德国作家，“青年德意志派”的领袖。

黑的上衣，丝的长袜，
雪白、体面的袖口，
温和的言谈，拥抱——
啊，愿他们还有颗心！

心在胸膛里，还有爱情，
温暖的爱在心中——
啊，他们捏造相思的痛苦，
陈词滥调害我性命。

我要登上高山，
那儿有幽静的茅屋，
在那里自由地敞开胸怀，
让自由的风轻轻吹拂。

我要登上高山，
那里有骄傲的白云飘浮，
在那里深绿的枞树参天，
溪水潺潺，鸟儿歌唱。

再见，光滑的大厅，
油滑的先生，油滑的女士！
我将登上高山，
含笑向你们俯视。

以香肠和大学闻名的格廷根城属于汉诺威国王，有九百九十九个火炉、各式各样的教堂、一所助产院、一座观星台、一间大学生禁闭室、一所图书馆和一家市政厅地窖酒店，那里的啤酒很好。城边流过的一条小河叫莱纳河，人们夏天在那里洗澡。河水很冷，有几处是那样宽，倘若吕德尔^①想跳过去，也得助跑很长一段距离。城市本身很美，但如果用背去看它，它便最让人高兴。它一定存在很久了，因为我回忆起，五年前我在那里的大学初次注册，但不久便被勒令停学^②时，它已经有同样一副灰色的、苍老智慧的外表了，并且已装备齐全：更夫、校役、博士论文、跳舞茶会、洗衣妇、教学大纲、烤鸽子、居尔芬勋章^③、博士马车^④、烟斗、枢密顾问、法律顾问、处罚学生委员会委员、教授及其他蠢货，应有尽有。有人甚至认为，此城是民族大迁徙时代建造起来的，德意志民族的每个分支那时都在此留下了一份它的成员放荡不羁的标本，并从中繁衍出汪达尔人、佛里斯兰人、施瓦本人、条顿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等等。在今天的格廷根，他们仍然成帮结伙，以小帽和烟管穗子的不同颜色相互区分，在魏因德大街闲逛，在草场磨坊、决斗酒馆、波韦登^⑤的血腥战场上格斗不休。他们的风俗习惯还停留在民族大迁徙时代，部分被称为领头公鸡的领袖们，部分被他们古老的法典——在“野蛮人法律”^⑥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学生社团法规——管理着。

格廷根的居民一般被分为大学生、教授、市侩和牲畜，这四个阶层的区分不可谓不严格。牲畜的数量是最多的。列举所有大学生以及正式教授和非正式教授的姓名太冗烦了，而且此

① 指威廉·吕德尔，当时格廷根大学一名擅长体育运动的学生。

② 1812年海涅因挑起决斗被停学半年。

③ 汉诺威国王1815年至1866年颁发的一种勋章。

④ 当时大学生被授予博士学位后，便乘马车周游全市，以示荣耀。

⑤ 格廷根附近一村庄名。

⑥ 原文为拉丁文。

刻也不是所有大学生的名字都在我的记忆里，教授之中还有一些并不知其名。格廷根的市侩数量同样很多，像沙粒，或者更恰当地说，像海边的污泥。每当我在早晨看见他们面孔肮脏，拿着白色的账单木然地站立在大学法庭的门前，我便几乎不能理解，上帝怎么会创造出这么多下贱的人。

在卡·弗·哈·马尔克斯那本地理书^①里可以很方便地读到关于这个城市的详细描述。虽然我对此书作者怀有最神圣的敬意，他是我的医生，对我很好，但我不能毫无保留地推荐他的著作，而且还要责备他，因为他对格廷根女子的脚太大的谬论驳斥得不够严厉^②。是的，很久以来我就研究怎样严厉地去驳斥这一谬论，因此我听了比较解剖学的课，到图书馆抄录了最冷僻的著作，在魏因德大街一连几个钟头观察过路女子的脚，并在一篇博古通今的论文中总结了这些研究的成果。我谈到：一、脚的总论；二、老年人的脚；三、大象的脚；四、格廷根女子的脚；五、概括了我在乌尔利希花园里^③对这些脚发表过的看法；六、我把这些脚联系起来观察，借此机会还扩展到小腿、膝盖等等；七、假如能找到这样大的纸，我还要附上几幅格廷根妇女脚型的铜版画。

我离开格廷根时天还很早，博学的某君^④一定还躺在床上，像平时一样做着美梦：他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漫步，花坛里生长着写满引文的白色小纸条，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可爱的光芒，他从这里和那里摘下来一些，将它们辛辛苦苦地移栽

① 此书为1824年出版的《从医学、物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看格廷根》。

② 在《从医学、物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看格廷根》一书里，马尔克斯写道：“某些吹毛求疵者声称我们的美女没有生得秀美的脚，实在不对。”

③ 格廷根城郊大学生喜欢去的一个啤酒花园，据魏德金《格廷根大学生生活》载，海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那里。

④ 在《哈尔茨山游记》法文版中写明是艾希霍恩，此人为东方学家兼史学家。但海涅在他自存的德文版《哈尔茨山游记》中曾用铅笔注明是布鲁门巴赫，格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家，素负盛名，曾制有无数系统的纸条帮助记忆。海涅在此讽刺格廷根大学旁征博引的倾向。

在一个新的花坛里，与此同时，夜莺用它们最甜美的歌喉欢悦着他那颗衰老的心。

在韦恩德城门前，我遇见两个本地小学生，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我再也不想和特奥多尔来往了，他是个笨蛋，昨天连 Mensa（食堂）的第二格都不会变。”尽管这些话听起来无关紧要，我还是得复述一遍，我甚至想让人把它们立即写在城门上，作为这座城市的座右铭，因为大人们怎样吹哨，小孩便怎样呼叫，那些话恰当地说明了知识渊博的高尔吉亚·奥古斯塔^①那狭隘、枯燥的旁征博引的高傲。

公路上吹拂着清新的晨风，小鸟欢快地歌唱，我的心情也渐渐地开朗、欢快起来。让头脑清醒一下是十分必要的。最近一段时间，我被关在《学说汇编》的牛圈^②里，罗马律法的决疑人好像给我的精神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蛛网，我的心仿佛被夹在自私的法律体系那铁一般的条文中，耳边不时响起诸如“特里波尼安、查士丁尼、赫格摩尼安，愚蠢的雅恩”^③等声音，我甚至会把一对坐在树下的温存的恋人当做一部印有握手标记的《罗马法典》^④。大路上开始热闹起来，卖牛奶的姑娘从我身边走过，还有牵着灰色牲畜的赶驴人。走过韦恩德，我遇见了舍菲尔和多丽斯。他们当然不是盖斯纳在牧歌中歌唱的那对甜蜜的情侣，而是被正式任命的大学司事。^⑤他们必须严密监视学生，禁止他们在波韦登决斗；必须时刻警惕，不要让格廷根的检疫站几十年来拒之门外的新思想被某个擅长思辩的

① 格廷根大学的校名。

② 对格廷根大学讽刺性的称呼。《学说汇编》是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命令编纂的法学家学说摘录，共50卷。

③ 前三者为罗马帝政时代著名法学家，后者是作者的杜撰，意在讽刺前人。

④ 出版《罗马法典》的韦克塞尔出版社的标记为两只紧握在一起的手。

⑤ 盖斯纳（1730—1787），瑞士牧歌诗人，歌唱牧羊人的恋爱故事。多丽斯是牧歌中牧羊女的名字。德语中“牧羊人”读作“舍菲尔”，但这同时也是格廷根大学一个大学司事的名字。另一名大学司事名为多勒斯，与多丽斯发音相近。

私人讲师^①偷运进来。舍菲尔像同行一样向我打招呼，因为他也是个作家，并且在他那半年出版一次的著作里常常提到我。^②此外，他还常召见我，假如他发现我不在家，总是十分和善地用粉笔将召唤令写在我那间小屋的门上。间或也有单驾马车驶过，车上挤满假期外出旅行或永远离开此地的大学生。在这样一座大学城，人员的来去永不停息，每隔三年，人们便可以在那里见到一届新的大学生。这是一股永恒的人流，下一学年的波浪推着上一学年汹涌向前，只有那些老教授在这种普遍的运动中岿然不动，有如埃及的金字塔——只不过，在这些大学的金字塔里并没有埋藏智慧。

在劳申瓦塞附近，我看见两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从桃金娘树丛中骑马跃出，一个以卖色为生的女人陪伴他们走上大路。她动作熟练地拍了拍马的瘦屁股，当一个青年用鞭子朝她肥大的臀部送上一一些殷勤时，她高声笑起来，随后便向波韦登方向款款地走去。两个年轻人却策马扬鞭奔向诺尔腾，一路上兴奋地狂呼乱叫，并用可爱的嗓音唱起那支罗西尼的歌曲^③：“喝啤酒吧，亲爱的，亲爱的莉丝！”很长时间，我还能在远处听到这歌声，但两位歌唱家不久便从我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因为他们用马鞭拼命地刺着，用鞭子无情地抽打着他们骑的那两匹似乎在本质上具有德意志迟钝性格的马。没有什么地方比格廷根人虐待马匹更厉害的了，每当我看到一匹遍体流汗的瘸腿老马为了一点点活命的草料而被我们那些劳申瓦塞的骑士们折磨，或者不得不拉着满满一车大学生蹒跚前行时，我常常想：“啊，你这可怜的畜牲，你的祖先一定在天堂里偷吃了上帝禁止的燕麦！”

① 私人讲师，未被大学聘用，但具有在大学授课资格的人。

② 舍菲尔每半年编纂一本教职员和学生名录，故海涅戏称他为“作家”、“同行”。

③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但这首歌曲是德国大学生中流行的一首，并非罗西尼所作。